

與本地東正教會及東方教會的相遇

黃家俊

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《願他們合而為一》通諭中說過，教會要同時靠她的兩個肺來呼吸（#54），以說明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兩者為基督的教會來說，同樣重要。

香港作為國際城市，除了我們較常接觸的西方教會外，亦有一些東方教會，牧養他們的教徒。

這篇短文分三部份，一是訪問正教會普世宗主教聖統香港及東南亞都主教黎大略（Nektarios Tsilis）；第二是訪問科普特正教香港分會的 Dawoud Hanna 神父，這宗徒教會比教會歷史上的東西方教會大分裂來得早；第三是簡介東方亞述教會及景教團體。

I. 正教會普世宗主教聖統香港及東南亞都主教區（The Orthodox Metropolitanat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East Asia）

先說一段往事。時維 90 年代末 2000 年初，筆者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修讀宗教學部課程，想不到其中一門禮儀科，邀請了當時一位駐港的正教會都主教當講師，每週為我們上課，讓我們同學大開眼界！

這位講師是聶基道都主教（Nikitas Loulias），他在那 10 多堂課節中，主要教授我們關於東正教會的禮儀，當然禮儀背後亦有涉及一些神學概念，教會生活以至教制的課題。

「天主教彌撒約一個多小時，頗短，我們的神聖禮儀會用上兩三小時去親近上主。」這位在美國出生和成長的老師不時輕鬆地與我們學生說笑，讓我們多了解為我們是陌生的正教禮儀。為我們的第一課，便先搞清楚，究竟甚麼是「都主教」（Metropolitan），它跟主教和總主教有甚麼分別？

聶基道都主教離港，黎大略都主教（Nektarios Tsilis）由希臘前來接任，本文便在正教會聖路加主教座堂（設於中環堅道一幢商業大廈）內訪問了黎大略都主教，請他談談正教會在香港的情況。

公元 11 世紀東西方教會分裂，普世宗主教聖統（Ecumenical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）與其他地方多個自主的正教會，就成為了外界所統稱的東正教會，而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（普世宗主教聖統的首牧）是東正教會一眾主教之間「眾中居首」（first among equals）的牧者，是正教會合一的標記。

正教會普世宗主教聖統 1996 年成立「香港及東南亞都主教教區」，教會因香港地理上的便利，把座堂和辦事處設於香港中環，教務開始發展起來。

黎大略都主教先談到教會在香港的歷史：「1986 年我們開始有神父在香港奉獻彌撒，當時首位本地教友的聖名是路加，所以團體便以路加來命名。」

「正式設立首個堂區時，有不少正教徒從不同地方來港工作，例如澳洲和美國。當時由新西蘭的神父負責這裡的牧養工作。有一位神父定期探訪香港，主持禮儀。」

「及至 1996 年成立都主教區，它幅圓廣大，牧養東南亞多個地方，包括菲律賓、台灣、印度、印尼、新加坡等地方，當中有

的發展得成熟，培育了本地神職人員；有的小一點，而且沒有當地的神職。」

牧養團體眾多，挑戰之大可想而知，但同樣艱難的是不少人都都不認識正教會。「這是一個戲言，在東南亞、不只在香港，人們知道有天主教，知道有基督新教，但就是不知道甚麼是正教會。」

「無疑，在東南亞地區，我們開始傳教工作是困難的，因為我們在這裡沒有根。但感謝上主，我們來了，現在有機會去照顧區內的人。」

「在香港的團體，目前大部分是外國公司派駐香港的員工，希臘、亞美尼亞、塞爾維亞等等，有的是整個家庭參加聚會。近年亦多了少許本地人參與，有人領洗入教。目前我們有一名華人神父，他在廣州，疫情下暫時不在香港，但稍後會再在這裡。」

對於正教會在本地教會中的位置，牧者也不時要加以推廣。「一位本地人說想認識正教會，我請他來看看我們的崇拜。之後他說，原來我們的儀式與天主教的差不多。是的，我們有主教、有聖事，當然，大家有分別，但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。因為我們不是新的教會，我們與天主教會是同一個教會，在 11 世紀分裂之前，我們是一起的。」

「11 世紀的分裂後，教會分為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。當我們說香港在遠東地區，但這裡的教堂卻多是西方教會。所以若以地域上的東方或西方來劃分，為我們香港來說意義不大。」

「教會分裂後，羅馬以外的教會成為了東方的教會。而分裂前，我們與天主教會有著共同的歷史。不少基督徒，以為基督宗教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圈子。那是不全面的。」

要讓更多基督徒認識東正教會外，都主教也談到牧養的挑戰。「第一個挑戰是多元化。我們的教區幅員廣大涵蓋很多國家和團體，人口也多，要面對不同的思想和習俗。我們要向當地人學習，好能和他們溝通，也要放下自己教會的習俗。當有人想要來本教區幫手時，我先告訴他們，不要把你們國家的習俗帶來給我們。這裡是另一個地方，要放下自己的成見和生活模式。」

「以我為例，我在希臘成長。在希臘，有不少習俗已經和基督信仰融合起來；但來到香港，若然我把這些希臘習俗也一併帶來，其實是沒有意思的。反過來，我們要學習本地文化和語言，和本地人溝通，因為本地文化對本地人才有意思。這樣，我們才可以把信仰在本地社區傳揚開去。」

「而為我們東南亞教區，我們不只面對著單一文化，我們要在不同的地方傳福音。我們要尊重當地習俗，把教會用得上的習俗轉化繼而採納，有點似是為這些習俗洗禮。正如宗徒時代，宗徒把異教的文化 and 習俗轉化，再賦予基督教意義。這些先例可不少。」

應對多元文化之外，教區內牧訪也不簡單。「每年我都要牧訪每個地區一次，探望當地的神父和團體。遇緊急的問題，我也要前去與他們磋商。」

「所以，（疫情前）我在機場花上了不少時間。有時候我跟教友說笑：別的主教去探訪堂區，他們需要一架車；但為我，我需要一架飛機。為東南亞這個教區，單是飛行航程便要用上 5 小時，還有往返機場和出入境的時間呢！」

正教會在普世教會層面積極參與合一運動，在香港亦然。「在都主教區內，我們保持開放，不會關上大門。其實，大多數

香港人都不是基督徒。為我們基督的教會，便更加要團結起來，因為我們面對著共同的問題。遇到挑戰，我們要一起商量，彼此聆聽。所以，在香港我們參加了基督教協進會。」

「我們以開放的心看待基督徒之間的對話，因為大家都是追隨基督的，我們更要讓本地的基督徒認識東正教。不少人都不知道香港有東正教。透過交談，我們讓他們了解我們的歷史，其實，這有助他們與自己的歷史連結起來。有時候一些基督新教神學院的學生會前來探訪我們，我便找機會告訴他們，宗教改革發生於 16 世紀，但在此之前的歷史，就關乎我們了。」

2023 年 1 月，黎大略都主教來港便 14 年了，「來到香港，為自己對說也是一個驚喜。之前從未踏足香港，也沒有想過會來到，當選後，不但首次來港，也是首次踏足東南亞。」

「在這裡，每日都是新的。感謝上主讓我有機會在這裡服侍祂。雖然有困難，但高興在香港，這裡人很有質素、很有文化。」

陪伴香港走過 10 多年，都主教有甚麼心願？「我祈求、希望東正教團體會強大起來。假若我明天離開，希望繼任人能繼續這裡的工作，而繼任人應當是本地人，外人當主教不是易事。外來的主教要學習這裡文化和習俗，還要忘記固有的文化習俗，這絕不容易。當然，我不是說我將要離開，但這肯定是我的目標。」

「在教堂服務，要有本地的聖職人員，以延續傳教工作，我亦為這目標而做好準備，當然這不是朝夕的事。教會要本地化，團體才能夠興旺。」可見本地化乃這個正教團體關心的主要議題。

II. 科普特正教香港分會（St. Thomas Coptic Church HK）

東方教會與西方教會的分裂，源自公元 1054 年的爭議。但其實自初期教會開始，宗徒便在不同地方建立教會，一般相信聖馬爾谷於公元 42 年便在埃及建立了 Coptic Orthodox Church。這個位處東方的教會，名稱上所用「Orthodox」一字，其實不是指向前文所說的東正教會。

科普特教會 2004 開始在香港有聚會，成立了「科普特正教香港分會」（St. Thomas Coptic Church HK），最初由一名澳洲的神父牧養，當時每月來港一次，一般逗留兩日，為教友主持禮儀。後來這神父年紀漸邁沒再來港，聚會便改為不定期舉行，但每逢復活節和聖誕節總有神父前來。

這次接受訪問的 Dawoud Hanna 神父以往在中國內地工作，最初於 2014 年來港，幾年後晉鐸便開始定期來港。持埃及護照的他說，來港初期不算方便：他會在抵達香港國際機場時申請簽證以留港 3 個月，於是入境時便往往要在機場等待 3 至 6 小時。可幸近年他取得了香港身份證，出入境亦方便得多。目前，他每年大約有 11 個月留在香港牧養教徒，餘下時間返回埃及。

科普特教會在香港的團體不大，教會在上環一幢商業大廈聚會，可容納約 50 人。目前每週約有 4 台聖祭禮儀，在主日、週末，以至平日都有。在平日舉行禮儀，一來是方便週末要上班的教友，二來也解決了教會地方細小的問題。Hanna 神父說，團體目前希望找一個大一點的地方聚會。聖事禮儀之外，教會設有兒童主日學和聖經班。

談到教會的挑戰，Hanna 神父說，香港的生活壓力頗大，人們都很忙碌，有人每天要工作 15 小時。這生活節奏下，教會生活相對不重要，變得有點可有可無；反觀在埃及，人們都在教會長大，參加教會生活是順理成章的事。神父希望能鼓勵更多人參加彌撒禮儀、勤領聖事，因為教會深信上主就在聖事之中。

「我們是一個宗徒教會，可追溯至約 2000 年前聖馬爾谷宗徒。若問我，對比本地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，我們有甚麼獨特之處？我以為，我們鼓勵教徒認識上主之外，也多鼓勵他們認識聖人，他們是成聖的榜樣。」

對於基督徒合一，科普特教會香港團體與其他基督教關係良好，彼此有交流，他們亦希望透過媒體和其他方法，讓本地基督徒多認識他們。由於彼此的禮儀統傳不同，他們歡迎其他基督宗派，在復活節和聖誕節前來與他們一起慶祝節日。

III. 東方亞述教會及景教團契

最後要介紹的是東方亞述教會及景教團體。說起基督宗教來華歷史，總不能不提最先把基督信仰傳入中國的景教。景教源自東方亞述教會（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），其信徒阿羅本（Alopen）於公元 7 世紀沿絲綢之路進入中國，成為首位把基督信仰傳入中國的傳教士。

東方亞述教會美國加州教區的愛華主教（Mar Awa）2010 年訪港，便提及東方亞述教會此前被視為「聶斯多略教會」（Nestorian Church）、被指為異端的一段歷史。可幸近年情況有所改善，東方亞述教會與天主教會於 1994 年就基督論的問題取得共識，明白到昔日的差異，主要是因著神學用語和翻譯的問題。

而自 1995 年起，東方亞述教會與天主教會定期舉行神學探討；又與 16 世紀從亞述教會分裂出來、加入天主教會的加色丁禮天主教會保持對話。

愛華主教 2010 年訪港，行程協調人在臉書開設了「景教團契」帳戶，此後亦繼續發布有關亞述教會人士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活動和消息，以及其他教會資訊，又與本地教會人士互動。無疑，疫情下景教團契的活躍程度明顯減低。

目前，東方亞述教會約有信徒 50 萬，分佈在中東、美國、印度和澳洲等地。

小結

除了以上介紹過的教會團體外，在香港的東正教會還有香港聖彼得聖保羅教堂（莫斯科牧首區）（Saint Apostles Peter and Paul Orthodox Church in Hong Kong）；至於天主教東方禮教會，居港的敘利亞瑪拉巴禮（Syro-Malabar Rite）教友亦不定期在舉行禮儀，此教會和禮儀傳統源於敘利亞，經過伊朗（即加色丁），在印度發展起來，相傳它是由聖多默宗徒所建立的。但以上兩者者未能在本文加以介紹。

走筆至此，可見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之間，彼此的禮儀和傳統，以至它們在歷史上的生命力，都有待彼此互相學習，承如梵二大公會議《東方公教會》法令所言：「謹請東方的與西方的所有基督徒，熱切而有恆地，甚至於每天向天主祈禱，使能靠着天主聖母的助佑，大家合而為一。」（#30）